

記纂淵海

十三



明於自知

經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語長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嗣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貢曰譬之宮墻賜之墻也及有闕見室家之好張語子

子自知者明老知人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莊厲之人惡人也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眡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莊地

史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左成二年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垺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

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名其二諱為笑矣唯不學也國語互入不學參曰陛下觀臣與蕭何孰賢上曰似不及也參曰是也史曹參出家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通監漢高紀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西漢本傳金日磾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通監漢武紀汲黯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史本傳盧植曰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通監後漢紀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於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奈伊辱是以不敢通監漢紀揚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頌嘆陳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通監漢紀陳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

明於自知

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東漢黃憲傳費禕曰吾等不如丞

相才知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

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魏高

貴卿董允代費禕為尚書令旬日之間事多停滯允歎曰人

材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蜀志本傳徐邈拜司空歎曰三

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荒一作之哉固辭

不受魏志本傳晉沙汰郎官魏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

出同僚咸有愧色晉書石勒曰人豈不自知若遇漢高祖

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通鑑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

子喬若過江我不得拜公也晉書劉隗傳隗周嵩曰嵩性

抗直不容於世晉書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

在側覺我形穢晉書淮南袁甫嘗詣何昺自言能為劇

縣昺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

能晉書蔡謨遷司徒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

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陸玩遷司空謂賓客曰以我

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並同魏元順曰刀筆小才堪供几

案之用豈應汗辱門下通鑑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

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

今日受乎不受賀唐書本傳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

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彥博濟煩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

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證唐書盧懷謹同平章自

以才不及姚崇事皆推而不專唐書許遠自以為才不及

廼請稟軍事而處其下唐書程昇亦自知不合眾心為

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通鑑唐李德裕曰臣無名第不當

非進士唐史鄭繁同平章事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

明於自知

可知矣唐書本傳劉蕡對策第一考官不敢取被選者李邵曰

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曰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內

懷愧耻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所授以旌蕡直新唐書本傳

柳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通鑑唐昭宗

傳記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鄰忌謂其妻妾及客曰吾

孰與徐公美皆以為徐公不若明日徐公來熟眦之自以

為不如窺鏡而自眦之弗如遠甚戰國策王夷甫自嘆我與

樂令談不覺我言為煩世說中

本朝梁郡陵王讓丹陽尹表曰審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談

巷議尤見不勝太平御覽

昧於自知

子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

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腸之患莊外長弘周宣之執數者

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也

然不自知車裂而死淮南子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

以存身長弘知周之所以存而不知身所以亡淮南子

史相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滅也穀梁如目

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史穉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

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

以暴刻少恩亡其軀史孫吳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

自全西漢司馬遷傳固傷遷博物洽聞然亦身陷大戮此古人所

以致論於目睫也東漢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

讒隙東漢馬援傳王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凡人多拙於自謀通鑑

齊高祖工於料人拙於謀已唐書李光弼贊唐太宗曰人苦不自知

耳通鑑劉蕡戒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庭新唐書

昧於自知

傳記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魏文帝典論
常人闇於自見謂已為賢同

集李赤善為歌詩類李白名聞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一惑於怪而所為若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人耶反脩而身無以慾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又何暇赤之笑哉柳李赤傳互種知吳入此莫笑彼之可以取知越之可以彊而不知身之進退存亡李元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世牧青銅不自見只擬老他人集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通史

本朝高宗責義琰為宰相而陵其母家然已以讒殺元舅長孫而不自知其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范祖禹

記九十九

知有分守

經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禮記曲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璜然後為記王士於大夫不承賀有士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記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語泰君

子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孟萬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史齊侯欲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諉左莊十二年卿非君命不越境左莊二年

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

知有分守

之禮而還左傳上衛甯武子曰陪臣來繼舊好其敢干大禮以自取矣左文駿矣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左昭二年冠雖敵必加於首獲雖新必關於足上下之分也史儒林傳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通監漢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上同衛青曰臣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內而具歸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通監漢武尊尊卑卑強幹弱枝也通監漢和紀李愬入蔡州翌日裴度至愬具橐鞬候度馬首書

限則

⑤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易家喪服凶器不入宮禮父

不祭子夫不祭妻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犬馬不

上於堂註非贊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並同上互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記曲禮下又喪服小記云無田

祿者不設祭器 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

公門並同上 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記檀弓庶羞不踰牲燕

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記王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道路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並同上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記內

男子不言內女不言外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

不貳羹載庶人耆老不徒食並同上 家不寶龜不藏圭

不臺門記禮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記郊自仁率祖等而上

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

輕一重其義然也用恩則父母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

齊衰記絕族無移服同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記喪制

知有分守 限則

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記坊父子不

同位記樂禮義立則貴賤等矣記樂

子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論禮外屏不欲見外內屏不

欲見內也荀大略互

史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左

玩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左昭二賈人不得衣

繡乘車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官為吏史平漢明帝欲封其

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後漢

不知分守

經畔官離少書胤

子位卑而言高罪也孟

史藥鍼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左成十鄭駟秦

嬖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左哀

區處得當

子絕長補短孟滕文井井然有條理荀

史親不在外左昭十蘇秦曰聞客有遠為吏而

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吾已作藥酒

寺之矣夫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

其逐主母也欲勿言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伴僵而棄酒

主父怒笞之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史本傳

田叔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廐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

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

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

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

限則

不知分守

區處得當

下也通監前漢大體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

以權通監漢文紀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

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

數萬人至者竝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

崩殯違命出犇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廷尉驗治竟得姦詐通監漢昭紀罕羌豪靡忘

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趙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

充國飲酒遣還護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

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

卒璽書報令靡忘贖論後罕羌竟不煩兵而下通監漢宣紀郡

國羣盜處處並起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

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効牧守令

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其畏懦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

更相追捕賊並解散通監漢光武竇太后崩曹節王甫欲用貴

人禮殯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

先帝是無所疑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通監漢靈紀韓彭專

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通監晉穆紀李泌知胡

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檢括胡客

有田宅者停其給凡得四千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

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數

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有自海道各遣歸國

有不願歸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人

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

區區得當

者必皆分隸神策兩軍鴻臚所給胡客纒十餘人歲省度

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通監唐德宗紀淄青李正已畏帝德宗威

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

為曰正已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

正已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卒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

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躡其

謀謨唐書本傳互入謀畫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

實知節度使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璘薨軍中

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

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泣一作於堂宗

族泣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

有離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

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

從事通監唐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

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

憲宗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之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

三賊矣新唐書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

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

縣令之權自作威福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

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

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

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

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

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

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通監唐盧坦為宣歙觀

察使到日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

區區得當

區區得當

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舡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李師道李絳等對曰願因乎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詣真定慰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逼不暇俟朝旨請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並同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願

九

九

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治之已令處分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脩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速來彼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脩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通鑑唐敬宗紀吳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德誠遣使謝曰家所有皆長年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為公求少而美者通鑑後梁均王曹彬使於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盡藉其數歸而獻之帝曰向之奉使乞匄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與卿

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通鑑周世宗

集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唐文粹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已

者慈之如母蓄子敵已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其志也文粹

本朝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

請教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慙

曰朝廷有人王旦神道碑元昊遣使求通而契丹與元昊構隙

使來約我請拒絕之時主者欲拒契丹而納元昊張文定

公與宋祈公上議曰如此是得新附之小羌而失久和之

強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

聞卿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

朝除則封冊暮行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東坡

撰張安道墓誌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以譏刺時事大臣議

遷之嶺南蘇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

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為小累謂宜皇帝降敕

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出手救赦之則仁孝兩得矣蘇子由撰

東坡方朝廷命君以穎州推官嘗辭而不聽君以為辭益

堅則名益高而未必從也既受命而以疾辭於吏部則有

司之事耳故迹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歐陽棐撰邵康節謚議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九

區處失當

經 緜兮綌兮淒其以風詩綠衣註緜綌所以當暑糾糾葛

獲可以履霜詩大

子 以戈春黍以錐殮壺荀勗田鳩曰昔者秦伯嫁女於晉

公子為之飾裝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不愛公女

此可謂善嫁妾矣未可謂善嫁女也韓非子互入載鼙以

車馬樂鷄以鐘鼓也莊連使蟲負山莊是猶貫甲冑而入

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淮南子

史 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

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襄三年賈誼

曰釋斧斤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傳本劉陶

曰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

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通監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

遷通監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魏傳

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後漢仲長慕容垂燕之宿望有

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不曰垂在

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為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

通監此無異解木包火張羅捕虎通監沈慶之曰治

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

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通監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

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赳赳莫敢自決通監

帝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

幸西宮問世民疾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

區處失當

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
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
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
故事通監唐高祖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漫之也唐書
即陸贄上奏其略曰太宗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
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
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
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
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
興乾元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
蕃乘空深入為寇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志深根固蒂之
慮通監唐紀决江海以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
身亡新唐書如寄珠於盜跖之門畜水於尾閭之上唐書宗贄

傳記

以狐白補犬羊說苑貴德篇孫興公曰如着弊絮在荆棘

中觸地挂鬪論使武士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鷹養雛也物

論集騏驥于中庭論焉能及夫遠道致猿狖於櫺檻論焉夫

何以責其捷巧楚辭焉能及夫遠道致猿狖於櫺檻論焉夫

不容同上具眼目任小能於大事猶狸搏虎而刀伐木也屈

長才於短用猶驥搏鼠而斧剪毛也白居易策秀才審官

狀百鍊之金而不鑄干將十圍之木而不作棟梁白居易沈

玉在弱泥泥弱玉易沈元稹有木有木碩大而長破為楸

枿不作棟梁有驥有驥規行矩步辱在短轅不駕大輅唐

粹

本朝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

以為服則綈繒之不若杜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

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

逆變失當

不為少衰東坡文

進退得當

經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記表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記表

子進以禮退以義孟治則進亂則退同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揚問

史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左襄二十六年

進退失據

經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周易大壯卦注云進

退維谷詩桑匪鶉匪為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詩

狼跋其胡載實其尾注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難詩狼跋

子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其能又失其故行矣直

匍匐而歸耳莊秋水注以此

史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左傳僖公進退罪也左昭昔有學

步邯鄲者曾未得其髮髻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漢

集欲擅佃也低佃以干也求僚也往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

遠集兮君罔也無謂汝何之離跋前疐後動輒得咎韓文進

不隨人轉 不隨事轉

經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語子衆惡之

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語公

經流言止於智者荀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

人之惡遠也而輟廣荀天良農不為水旱不耕上

史君之仇讎我之昏姻也左成十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西

進退得當 進退失據 不隨人轉 不隨事轉

賈誼傳莊助言汲黯於武帝曰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通監漢孤

立群邪之間前漢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前漢本傳戰國儒

術既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史記儒林傳班穉獨不上嘉

瑞及歌謠通監漢平紀朝廷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

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通監漢明紀岑晳之

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要君致費自遺其咎吾已不能

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通監漢相紀詔書

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曰他

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通監漢靈紀王衍妻試衍以錢繞

床使不得行衍曰舉阿堵物却書晉書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

朝桓謙要王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陪從沈約宋書互相不苟合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

每讀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

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

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魏史崔浩傳太宗謂尉

遲敬德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通監唐高祖紀互入

有上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通監唐太宗時

法官競為深刻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

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通監唐武后韋况不為聲利

所遷唐書

傳記庾子嵩謂王渾曰我自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世

當風鼓箠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夏冬易氣論衡

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楚辭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

埃乎同上高舉遠覽雖飾以金鑣享以嘉穀逾思長林而志在

不隨人轉 不隨事轉

不隨人轉 不隨事轉

豐草也夜書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雪霜零而不渝其色劉

標絕如聞風過塵不動井中水陳子昂處腹能不潤居劇體

常閑孟浩生長純綺內辛勤筆舌間劉長卿侶彼白蓮花在水

不著水鮑侍雖居世網常清淨韋應物主奏議者欲文致

而甘心焉公侃然持平挫彼嶽嶽劉賓客守法持正疑如秋

山唐文市井生而雲鶴性並同玉立孤潔無緇磷遷染之譏

不為物遷不為波流上同惟憐一派溫泉水不逐人心

冷暖移唐杜正倫詩

本朝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豐腴公為輔弼

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人不堪公處愉愉公

棄君獨厚詩身為玉雪不汗青蠅東坡幾道祭黃納之煩劇

而不亂溫於渾濁而不緇集終守金石之姿不為燥濕

所變同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亦集

為事轉移

四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陳君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

而動性之欲也記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

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同身有所忿憤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記大

五從物如流不知所執諒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

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粢然有

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矐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

無嫌於鼻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取此而

棄彼矣莊天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不隨事轉為事轉移 為人轉移

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莊

史 邾超王珣為相大司馬主簿記室人為之歌曰髯參軍

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

傳記 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魏文論皎皎練絲

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黑辭

集 佰音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辭蘭芷變而不芳兮

芝一作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蕭艾也辭

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於朝市則充

訕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遼落之志興晉孫綽已悲素質

隨時染詩杜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瘠涵腴乃蝨之賊陸龜

布鼓隨椎響坏泥仰匠圓元微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

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文柳一日看除日

終年損道心姚少

記百

六

本朝 衣冠所以為容也稱禮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

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諫水一逢蘭蕙質稍回鐵

石心諫妓丈夫剛鐵腸因花反柔弱翰府

重義輕利

經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語述見利思義語憲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上

子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孟萬先義而後利者榮荀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

民爭業荀大義之所在不傾其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

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荀榮道義重則輕王公矣荀

身不為利遷莊為義者不可劫以兵不可縣以利攻士有

一殮而倒戟義所驅也莊

為人轉錄

重義輕利

史 吳伐楚入郢申包胥乞師於秦以救楚楚子入于郢

申包胥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遂逃賞左定末

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史太史公作伯夷傳序趙平原

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

患攘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

為也史魯仲連傳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

印西漢班固一矢事見史記虞卿傳

集 君於為義若嗜慾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

如怯夫然韓文孔君墓誌銘輕財抵一銖白樂天集

本朝 吳奎以錢二十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

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吳奎墓銘

逐利

經機巧趨利詩葛履放於利而行多怨語里仁小人喻於利同上

子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孟梁惠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

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

危矣同上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歟孟滕文公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

右望而罔市利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同上保利棄義謂之

至賤荀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荀不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

就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

入管禁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莊

史惟利是視左成十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左昭太

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史孟利令志昏平原好利無信

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史魏

呂不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史本子貢鬻財於曹魯之間

史貨殖傳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

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

食由是觀之富無輕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

解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

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猶尚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並同匹夫專利謂之盜史周紀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史匈奴樂

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通周紀頑頓嗜利西漢陳

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西漢賈誼傳注言其所桑洪羊洛

陽賈人子善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析秋毫通監漢武紀趨

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前漢食貨志商賈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習於商功分銖之事 牟利取也富商大賈上利並同刺繡文

不如倚市門西漢貨殖傳義路閉則利門開東漢李固傳司徒袁隗

欲為從女求姻見黃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

其妻通監漢桓紀互入壻門并無情王戎性好與利每自執牙籌晝夜算

計恒若不足晉書本傳魏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

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技以有舊恩故投之

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

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俟今日富

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今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

殺之送首於兆通監梁高祖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

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每朝謁馬上

以鞭笞唐書劉晏傳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

温遂去林甫而附之為釗畫代林甫執政之策通監唐元宗

傳記 大王之狗卧起行止毋相與聞投之一骨輕起相牙

戰國策 田英曰義死者不避缺鉞之威義窮者不受軒冕之

賜無義而生不如義而死說苑求利下交曾無愧色分銖

之利知而必爭同上

集 目額語瞬動頰塞鼻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翳於分毫之

利晉成伯陽賦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利劉孝標廣絕交論利重太

山道輕鴻毛周禮執友箴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杜詩醫善吮

人瘍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韓文質劑之曹

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致量衡於險

手抄忽之差鼓舌僞僞詆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空烟

埃劉賓客焦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并求珠駕滄海採玉上荆

逐利

逐利

衡北買党項馬西擒吐番鸚炎州布火浣蜀地錦織成元微

之集舳舻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劉文

本朝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夷狄則親夷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范祖禹

知所愛重

經不登高不臨深禮曲諸侯不下漁色記坊君子頃步而

弗敢忘孝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

而不游記祭義互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記儒君子不以一

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記表記註可不敢以先父母之

記一

遺體行殆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

其親記祭義互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記哀公問君

子不重則不威語學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

瀆而莫之知也語憲

子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子孟告知命

者不立於巖墻之下孟盡周公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

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荀有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

用也寶之至也莊刻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

非韓

史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史平百金

之子不騎衡漢表王陽為益州長史行至九折阪陽曰奉

先人之遺體奈何數乘此險西漢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

機萬石之鍾不以筵撞起音通監漢

知所愛重

傳記 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列女傳

集 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司馬相如 努力自愛選李陵答以

明月珠彈千仞雀吾不能也陳子昂 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

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韓文 不曾妾與燕雀羣王維集 豈

無朝陽鳳羞與微物爭唐文粹卷五十八

本朝 韓魏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范

忠宣公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

石爭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

不可勝雖勝亦非也范忠宣 懍懍乎若處女之在閨也兢

兢乎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東坡楊 俗言彭祖觀井自係

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東坡 射鼠何勞挽六鈞

上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

足以死也東坡留侯論互 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遊人作

彈丸百斛明珠

不知愛重

經 諸侯非問疾乎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謹記禮

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記郊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

語述

子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莊

史 虞翻性踈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見謗毀通監魏

集 子厚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韓文

墓誌

控制有道

知所愛重

經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易略

子邶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

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

執此法御民豈不化乎家語周宣王之牧正役人梁鶩者

能養鳥獸雖虎狼無不柔馴鶩曰養虎之法順之則喜逆

之則怒有血氣者之性也食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

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辟之之怒也時其飢飽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也列聖主之治也順

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正

度乎宵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

於馬志是故能進能退履繩而還曲中規矩取道致遠氣

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淮南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揚

史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穀英布與隋何歸漢至

漢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

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大喜過望西漢英布傳韓信之下魏

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滎陽以拒楚通監漢夫與人聞

不能搯其亢音剛拊其背未能全勝西漢韓信曰陛下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

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通監漢夫泛駕之馬

跖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西漢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

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西漢公

羈縻勿絕西漢馬如傳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東漢二十曹操曰吾任天

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通監漢呂布降曹公縛之

呂布曰繩縛我急曹公曰縛虎不得不急魏劉曄曰鈞

空制有道

者如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

通監魏紀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宋通監

祖李崇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

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

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

獲通監齊爾朱榮既有惡馬榮命高歡剪之歡乃不加羈

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北齊書秦擾

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通監勇者好行其志貪

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通監唐宿將數十皆王侯貴

重子儀頗指進退若部曲唐書郭荒服之外其叛不為之

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使其為寇不能為臣不得

唐突厥傳序

傳記使智使勇使貪使愚黃石公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

論衡百馬齊轡御由造父魏明帝

集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杜閩悍而鷺夷風脆急恩信

緩之安然如蟄劉賓客帝王之任英傑皆御之以氣結之以

恩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不以恩愛結

之而肅以禮貌則怨不為用李集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

道義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浮辭足

去言是宜動開曾懷令見肺肝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踞

洗召之不為薄矣同雖百中之自我終一呼而在君高遠

秦朝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弮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

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蘇養物者不以全

物與之牧羊者去其敗羣視其後者而鞭之養鷹者飢之

山谷文

控制有道

控制失道

經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語子

子 譬猶御馬去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可制也必矣語家

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淮南子 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

咸作敵揚

史 晉卻缺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

威非懷何以示德左文七年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

令於鄙左昭二 操持悖繆失其統與漢倒持太阿授楚其

柄西漢梅 撫御乖方通監唐

集 駕蹇驢之無策又何路之能極楚辭 執組者不制弓必折

輓而摧轅同上

八人倫部之

祖父母

經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禮記

曲禮上謂孤幼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禮記

史鄭當時知友皆大父行西漢賈逵自為兒戲弄常設部

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魏志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

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嘉兒憑曰阿翁

遽宜以子戲父乎晉書符生幼而無賴祖洪其惡之生無

一日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

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筆洪曰吾將以爾

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本傳范喬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

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陳書李百藥為童兒時多

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唐書

傳記潘尼稱祖曰家祖顏氏家訓侯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同

集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

人更相為命文選李令伯陳情表

父

附父子

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易家父兮生我詩哀靡瞻

匪父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嘒無父何怙義父子之天禮

父子一體喪服父子首足也父至尊也周由命士以上父

子皆異宮崇敬則他父之謂子也親賢而下無能義父尊而

不親周父作之子述之勸為人父止於慈學母取其愛而

祖父母 父

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孝經

子父子主恩孟公孫丑父子之間不責善離婁君子之於子愛

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面貌謂以顏色慰悅之為入父寬

惠而有禮君道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

子無是父揚孝至

史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左傳二父一而已 父慈而教昭

魏奚達驍勇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史北

傳詔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

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

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當此之時

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世父子之

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愛不接狎則怠

忽生焉世齊頌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世田別郎罷心摧

世田別郎罷心摧

血下田音賽閩俗呼子為田父為田父為

諸父

經既有肥羜以速諸父詩伐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變小雅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記中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

為叔父爾雅

子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

也文中子

史荀攸字文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推求守墓

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姦

亂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魏志曹操少無度叔

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

父以告嵩呼操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風

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晉書曹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
兄子濟軫之嘗詣湛見周易謂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
中不佳時脫復看耳復一作腹恐非濟請言之湛剖析玄微妙有
奇趣濟才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心形俱
肅王湛有隱德宗族皆以為為癡武帝見濟曰癡叔死未
濟曰臣叔不癡同稱其美上同

母

聖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易家人卦母氏劬勞詩凱母氏
聖善詞陟彼岷岷兮瞻望母兮岷依匪母無母何恃我
母兮鞠我上同父在為母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取伸其
私尊也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
終也貴終其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同上注因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子思曰昔者子之
先君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
伋也妻者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引上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也門人
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上同為父後者
為出母無服喪母親而不尊表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上同

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曾參後母遇之無恩其妻蒸
藜不熟出之家

史陸績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東漢王祥性至
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
祥被楚持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
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祥漸有時譽母

深疾之密使鳩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通監魏元帝紀天后上表請自今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唐高宗紀韋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唐武紀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劉炫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不得有殊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昔長沙人王忠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忠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忠死後為東平相始

知吳之母亡便請繫居重不攝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柳文劉子

翊傳

傳記 陳思王稱其母為家母顏氏家訓魯母師魯九子之寡母

也穆公賜號母師列女

傳記 母訓曰慈慈上堂拜家慶選太夫人御板輿選

芬芳孟母鄰詩

母

舅姑

經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記禮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下氣

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則或先或後

而敬扶持之則內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取舅姑之

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眡唾嚏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敢袒裼舅姑之衣衾篋席枕几

不傳杖履勿敢近舅沒則姑老注傳家婦也同上婦與舅

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郊特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

母曰姑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爾雅

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莊子外物篇吾聞諸先姑調

史婦養姑者也左姑慈婦聽禮也上禮送女父誡之曰謹

從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從汝姑之言綴婦姑不相說則

反唇而相稽稽計也西顏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西漢

汪傳舅姑之心豈可失常哉東漢列女傳

傳記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男女無異北齊

婦對舅姑之稱同

庶母

附 所生母 慈母

經為庶母何以小功以慈已加也儀禮士為庶母何以緦

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慈母如母傳曰妾之

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

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葬之三年如母貴

父之命也同諸母不漱裳禮記曲禮上注庶母也庶母婦謂

夫之庶母為少姑爾雅

子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孟

史母以子貴注妾子立則母得為夫王符無外家東漢阮

孚之母即姑婢也晉書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為安東

將軍求絡秀為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珍瘁何惜一女

子遂與之生嵩顛曰我屈節為汝家妾同崔道固諸兄逼

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

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

母母謂道固曰我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後魏李迥秀

母氏庶賤而色養過人通鑑唐則

傳記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

親下食與眾賓見竝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

小兒故耳於是嫡母乃不敢復役之語漢中程文矩妻者

李法之姊也有二男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

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

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

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

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

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盡隆我

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

過乞就刑東漢列

女傳

諸母

經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儀禮父之兄妻為世

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爾雅

史宗室諸母因酣悅曰文叔少時謹信唯直柔耳今廼能

如此後光武紀謝瞻幼孤叔母撫育有恩同於至親宋書

傳記羊祐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春秋

夫婦

經 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易家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卦詩以經夫婦詩宜其室家桃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車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日雞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湖上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棟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此夫夫婦一體也儀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同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同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性特合而飲同夫義婦聽禮夫婦和家之肥也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同共牢而食合而醢而醢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義昏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也義

子 夫婦有別孟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荀

典 缺齋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左鳥獸猶不失昭

成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昭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昭

易基乾坤詩始關睢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史夫

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西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節

也王告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通光武何曾閨門整

肅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而再拜上酒

一歲不過再三晉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

後當作公但不知卿堪為公夫人不耳本沈文季飲酒至

五斗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宋夫貴於朝妻

於室後魏

傳 記 夫婦之道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吳越惟夫妻為同

庖嫗傳列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美曰

夫婦

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止

集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杜詩非是夫不稱是妻白樂結

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蘇詩音容相眷戀羽翮兩迤逶

飛翻不異林和鳴多好音陳子雜佩以迎之寶瑟以友之

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變矣謂言琴與瑟相結久

長盧仝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夫不賢則無以御

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婦不事夫則

義理墮夫婦之好終身不離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

文東漢列女傳

夫

經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易夫者妻之天也儀禮喪服婦人稱夫

曰良禮注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記郊

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孟為人夫致功而不流致臨

而有辨荀君

史夫主嘉美東漢列女傳夫主之不可以不事 正色端操以

事夫主同上

傳記婦人既嫁以夫為天父母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列

集非是夫不稱是妻白樂葉砧今何在夫也樂

夫

妻

唯酒食是議詩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父在則為

妻不杖儀禮為妻何以蕃也妻至親也說檀為伋也妻者

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同大夫內子

注適妻也不敢藏於夫之篋荀不敢共沐浴夫不在歛枕

篋禮簾席鞫器而藏之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

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論妻

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哀公

子為人妻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荀

道列子之妻曰妾聞有道之士妻子皆得佚樂莊

叔向對齊晏嬰曰撫有晉國賜之內主左昭婢子侍巾

櫛檀二有息女願為箕帚妾西妻者夫之陰杜欽東方

朔割名於細君揚雄傳解啜古曰以肉宋弘曰糟糠之

妻不下堂東漢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

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

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

正得阿承醜女三國志賈充前妻李氏坐徙後娶郭氏

赦得還詔充置左右夫人郭氏怒為李築館舍於外晉禮

義有愆夫則薄之東漢列夏侯道遷不聘正室後魏

傳記妻齊也共奉祭祀樊英謝太傅兄奕女名道蘊王凝

之妻也世謝竭絕重其婦張玄常稱其婦上

集東方朔割炙於細君選揚雄解啜作名作嬪君子室秋

詩爰奉嬪於高族寡婦中饋酒食之事論細君知蠶織文

卓文君作白頭吟諷相如府樂非是夫不稱是妻白樂

出妻

○有女化離詩國風中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則內妻

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染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瀆以俟

命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雜記

○婦有七出不順父母者無子者淫僻者嫉妬者惡疾者

多口舌者竊盜者家語本曾參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

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蒸小物

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七十一解自叔梁紇始

出妻及伯魚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稱孔氏三世出妻

後孟子惡敗而出妻荀子解其敗德而出妻注惡

記百并三

○王吉妻取東家棗啖吉乃去婦西漢鮑永事後母至孝

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其妻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

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妻常泝流而汲值風不時得還母渴

詩責而遣之列女黃允遣妻夏侯氏集客二百人數允隱

匿事十五而去允遂廢見本李迥秀母氏庶賤而色養過

人其妻崔氏嘗叱其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

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

娶妻本以承順顏色苟違何敢留也舊唐書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

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其逆德也無子謂其絕世也

淫為其亂族也妬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處

盛也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大戴禮

○姜詩出婦蓋為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白樂

出妻

反目

經輿脫輻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易小畜卦
史謝眺妻常懷刃欲殺眺不敢相見通監齊高宗
集昔為鴛與鴛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詩

畏內

經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易常卦擊于金柅柔道牽也易惟婦言是用

史牽於帷廡之制西漢鄒陽傳讀作牆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中心常凜凜志王導為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眾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命駕晉書

子

經子克家易蒙卦幹父之蠱蠱卦嗣續妣祖詩斯父

為長子不言適者通上下也亦言立適以長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以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儀禮

男子冠而不為殤注云殤者男未冠而死可殤者男子二十冠而字記曲禮上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同男子生設弧於門左內子也者親之後

也曠公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義冠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謝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孝經

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淮南子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往來也適子懷於燕說林

慈母喻於荆情相往來也同上

史鄭文公有妾夢天與已蘭曰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左宣子以母貴隱元住以母家有長子曰

家督史越子者父之陰也西漢杜欽傳奉先人之遺體王尊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揚於蜀揚雄李密曰為

人子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兄事親之日長弟事親之

日短蜀志郗正傳注

集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李白集通子繼餘塵 揚杯祝

願無他語謹勿頑愚似汝爺同上繼體承家柏帖驥子好男

兒謝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小兒五歲氣食

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徐卿二閩俗呼子為囡音蹇顧

本朝何如陶家兒繞舍覓梨栗披義之生五子同上大兒踉

蹌越門限小兒咿啞語繡帳披

記一曰丹三

四

子道

禮凡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記曲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夫為人子者所遊必

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

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

笑 不服閤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

私財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

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

至矧怒不至詈同上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

之記曲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同上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

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檀弓未仕者不敢稅人如

稅人則以父兄之命不專家財也父母之衣衾簞席枕

子道

几不傳也杖履勿敢近則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睥眦不敢唾洩寒不敢襲養不敢搔不敢袒裼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同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事統於尊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一舉足而不

言百升三

五

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父母既沒謹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同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祭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 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歡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同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哀公問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同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義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

而不怨語里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庸中

子孝子不諛其親班孝子不生慈父之家慎為人子敬愛
而致文荀從義不從父同孝子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

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
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

不從命乃敬道子

史子孝而箴左昭聶政曰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史本

親有嚴客恭恭收衣講音鞠鞠曲脰其脰同侍酒於前史

于兒傳

得子

維熊維罴男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

弄璋詩

史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巳而誕

陵焉時有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携以

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南史

傳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棄之其祖猛曰昔孟

嘗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齊此兒與吾宗以鎮惡為名宋

集男兒當門戶墮地日生神傳玄豫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情表玉樹長新枝詩豈料鬢一作成雪方看掌弄珠傳

集何時能反哺共養白頭烏且有承家望誰論得子遲

同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同未知門戶誰為

主且免詩書與別人劉長老子釋氏新抱送盡是天上麒麟兒杜

麟兒杜驥之子鳳之雛渥汪汗血種天上麒麟兒眾
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一毛生鳳穴掌中貪得一珠

得子

新馬梵賀人有子曰欣得掌中之一珠詩莊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韓文盧全詩乳下秀巖巖椒蕃泣惶惶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同兒生三日掌中珠燕頰猿肱穠李膚文苑英華頭玉峴峴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李賀詩鬧來案上翻筆墨塗抹詩書如老鴉盧全詩添丁莫撓爺劉義詩

有子

本朝虎兒可愛光陸離開眼已有百步威歐公詩不惜金錢散閭里同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臨川

經子克家易蒙卦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記奈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孝

九百卅三

史田嬰有賤妾子名文承問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梁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穀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吾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史記荀淑在朗陵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通鑑侍御史母丘甸謂父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魏高貴鄉公梁帝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忘矣至知吾兒豚犬耳五代梁紀袁術見孫策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東漢本傳謝鳳之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南史戴頊子法興延壽

有子

延興竝脩立善書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十萬
人或云戴碩兒子敵陳戴三千萬錢王昕生九子並風
流蘊藉世號王氏九龍此非此父不生此子此嚴武母裴
氏不為其父所咎獨厚其妾英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
其首挺之奇之曰真嚴挺之子新唐書本傳憲宗謂鄭餘慶之
子涵為令子軒

傳記顏延之少有令名太祖問其父延之曰諸子誰得卿
風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魯得臣義賢錄實禹鈞有
子五人俱進士及第馮道詩曰丹枝五枝芳時號實氏五

龍類

集一園水竹今為主百卷文章更付誰李賀兄榮是見兒
榮杜荀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來來生公侯丈夫生兒有
如此名位豈肯卑微休杜少年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

子矣

韓愈撰柳宗元墓誌

宗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
得祿及親人以為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為之養綵衣而
戲昔以為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為子者
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
子也歐公集溫公誌呂獻可墓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
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航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名
可乎代書之鐫見有兒真驥子一噴群馬倒杜惟要傳家
好兒子 有子還應不死同挽梅生男已當戶後山

無子

史齊太倉令淳于公無子有女五人有罪當刑罵曰生女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說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西漢

魏太祖時征漢中聞王粲子死嘆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三國魏志皇天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晉書鄧

傳昔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七女負土葬父方輿

集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見長慶集下無嗣紹

陰宰漫韓文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韓退

喪子

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記檀弓上

子負建鼓而求亡子莊

集鳴梟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折裂腸與肝好

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鳴梟蝮蛇然有子且

勿喜無子固勿嘆韓文慰孟子慈淚隨聲迸悲腸遇物牽白

賦傷心自嘆鳩巢拙長隨春雛養不成同上

本朝顧况喪子悲傷作詩曰老人喪愛子日夜泣成血老

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札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

不可聞欲與汝俱亡故衣尚懸架漲乳已流牀仍將恩愛

刃割此衰老腸詩

女

經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載

弄之瓦詩斯歸妹女之終也注女終於出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詩廣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召南有女懷春詩野有

女如玉同顏如舜華鄭風女子許嫁笄而字記曲女不

言外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桌治絲繭織

絰組紉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道臨禮

相助莫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禮

喪子女

則為妻奔則為妾上女雖夫許嫁年二十而笄記雜婦人
許嫁不為殤記喪服

子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孟

史臣有息女西漢馮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

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小女緹縈自傷悲泣延隨

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翻法張禹曰臣有一女愛女甚於愛男遠嫁張掖太守蕭

咸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近即徙咸為弘農太守竊盜不

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東漢陳蕃傳蔡邕女琰字文姬博學有

才辯又妙於音律列女傳戴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

嫁練裳布被竹筥木笈以遣之五女並能遵其訓皆有隱

者之風本傳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

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

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列女傳孝女曹娥者父盱

於縣江沂濤迎婆婆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泐江

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上孔融被誅女

年七歲幼弱得全寄尼舍主人有遺男欲娶之女曰豈得

久活或言曹操收之女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志

願乃延頸就刑上橋公兩女皆國色也吳周甄后年九歲

喜書輒用諸兄筆硯兄言當作女博士耶魏志甄后傳郭永奇

其女曰此吾女中王上王肅女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

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為男王隱書晉荀崧都督

荊州江北諸軍屯宛杜曾引兵圍之崧小女灌年十三帥

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又為崧書求救於

南中郎將周訪通鑑晉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

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

目

目

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陳謝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晉列女傳

傳記昔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女負土葬父方輿下堂

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佩環列女傳北平有女甚有名

行人多求不許搜神記張氏有處子小字酥香凡才人所為

歌曲悉能諷之麗情集

集吾家有驕女皎皎頗白哲左思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陶淵明詩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如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

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

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晉木蘭詩木蘭代父

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純綺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軍幕慄

慨携干將同上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李白集顧復長

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呂溫集學

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杜詩生女

富貴傾邦國杜詩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心动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姑舅事敢昧織作功同上文姐才推齒白樂天集

非此父不生此女同上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韓文

王適詩中郎有女能傳業韓退之歸弄小女姘同上女中誰是衛

夫人柳文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

以適韓氏韓文楚國夫人墓誌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單四

人倫部之三

喪女



經女子笄而不為殤儀禮喪服注云殤者女未冠笄而死可殤者

史許嫁笄而字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注曰女子許嫁不為殤

集曾未弱笄無疾而殞潘岳景陵女哀詞

本朝梵梵一作雅菟類

山山適

經歸妹女之終也出嫁也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宜其家

人詩桃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詩鵲巢

之子嫁於諸侯送御者皆百乘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泉齊子歸止其從

如雲黻親結其縞九十其儀東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婦

人謂嫁曰歸高單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

曰適人記喪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同女子許嫁笄而

字以許嫁為成人上曲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

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下曲禮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

端也同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問曾子嫁女之家三

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同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

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也孟滕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人疾之對曰

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况不善乎淮南

史凡公子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

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

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左威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門父誠之曰謹從汝舅之言母誠之曰謹從汝姑之言諸
母誠之曰謹從汝父母之言穀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松張
負以女孫予陳平誠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凡伯如父
事媿如母史陳平卓王孫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
嫁時衣被財物史司馬相如傳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東漢馬戴
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筥木笥以
遣之後漢本傳

傳記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謹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
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况惡乎世說少君之裝送甚盛東

集辭父母而有行奉君子之清塵如懸羅之附松似浮萍

之託津魏丁虞妻二合兆嘉偶女子禮有行潔己入德門
終遠母與兄晉陸機為陸辭父母而言歸丁儀伊女子之

有行爰奉嬪於高族潘安仁賦婉彼幽蘭女作嬪君子室顏

別親俛首戴荆釵欲拜悽且嘯本來儒家子莫耻梁鴻貧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杜長女當及事誰助出悅

不贊賀楚國夫人入門而媪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銘入門上下莫

歸寧

經歸寧父母詩葛覃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泉姑姊妹女子

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記曲

史杞伯姬來歸寧也莊安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

夫人歸寧曰如某左莊二楚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出適 歸寧

孫

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記曲子之子為孫爾雅

集于今抱孫焉西漢趙曾孫體近西漢許皇后傳言曾孫

李廣之子當戶早死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本李廣

有孫陵善騎射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備胡通富平侯者張

安世四世孫放也漢成裴耀卿叔業之七世孫也郭子

儀諸孫數十每問安不能盡辨顏色頷之而已唐德鄭玄

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

名之曰小同後漢鄭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晉書王承祖之孫清虛寡欲不飾文

辭論者以為祖不及孫本王羲之率諸子抱弱孫一味之

記百十四

三

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本張憑數歲祖鎮謂其父曰我不

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世晉謝靈運

子鳳鳳子超宗有文辭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

毛靈運復出南負俶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半千

孫固當然新唐書籍籍名家孫謝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

蘭湯浴罷時李必傳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去長孫枝白樂承

先人之後者在孫惟汝韓祭郎文

本胡有後慶多孫欒城集

姑

問我諸姑注父之姊妹房中內賓姑姊妹也儀父之姊

妹為姑雅

史姪其從姑注謂我姪者我謂呂祿時出遊獵過其姑呂

孫姑

婆一作大怒曰若為將今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母為他人守也通班婕妤好彪之姑漢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唐書李傳張巡姊軍中號陸家姑張傳記温嶠喪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報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世說

兄弟

經惟孝友于兄弟書君終鮮兄弟詩揚之水注鮮寡也忽因今人以無兄弟終鮮悲誤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棠棣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脊鴛在原兄弟急難兄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注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上兄及弟矣

記百廿四

四

適相如矣無相猶矣詩斯干猶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何人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角叔兮伯兮倡

予和女釋兮伯叔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唐風杜以服膺之

禮親兄弟之國禮周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檀弓上兄之

齒鴈行制王兄弟睦家之肥也胤男子先生為兄先生為兄

弟胤後生為弟胤兄也胤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胤

弟胤同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語類

子為人兄慈愛而見友為人弟敬誦而不悖荀君

史太妙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左傳吾兄弟比以安

也可使無吠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

隱十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僖二叔出季處有

自來矣左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左貴介弟也左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昭兄弟天倫也穀梁雙生以後生為兄

取其居上古羊傳言趙嬰曰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五成李

心以勇季布以諾著聞關中史本馮野王弟立治行相似

吏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

惠更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前兄弟敵吾

一體一支譏姜肱與二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陳賈彪

兄弟三人天下稱曰賈氏三虎本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

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姜肱嘗

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之肱曰弟年幼

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

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遂兩釋焉通鑑

紀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

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

輒與祥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通鑑

記百廿四

五

帝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堆

梨求罷權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梁世隋帝謂群臣

曰五子同母真兄弟也陳牛弘寬厚弟弼好酒因醉射殺

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

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

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隋諸王之藩上與之

別曰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唐韋嗣立承慶之

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

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寬唐韋嗣立為萊蕪

令太后召問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堪事陛下卿兄弟在

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

舍人同兄弟間不榛梗同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同閨

門雍穆有德有則吾敬陳元方兄弟三國志荀爽兄弟八

兄弟

人穎川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魏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

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蜀志諸葛瑾當作瑾事吳

弟亮仕蜀弟誕仕魏時人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三國志

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僧彌珉小字也晉書王珣傳王徽之與弟獻之俱病篤有術人

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

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同上孔顛為長史弟道存從弟徽

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顛

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南史謝

惠連幼有奇才族兄靈運遇惠連大相知賞與為刎頸交

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夏侯夔為豫州刺史兄亶

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同上蘇

瓊曰天下難得者兄弟姓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房景梁到

卷百卅四

六

余有

慨與弟洽梁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

今兩到復似凌雲竹本蕭介與兄弟文酒會賞時人以比

謝氏烏氏之遊梁書薛收與從弟元欽及族兄德音齊名

世稱河東三鳳唐温大雅歷遷黃門侍郎弟彦博為中書

侍郎對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

卿一門耳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惠政百姓植碑頌美

及敦實為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號棠棣碑本杜

易簡稱王勔王勳王勃為三珠樹韋叔諧叔謙季武同

省時號三列宿兄弟天生之羽翼張說以趙冬

曦韋述兄弟人之杞梓韓穆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

之竇群兄弟工辭章為連珠集時稱昆弟若五星然

傳記陳寔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世說陳元方兄弟

資柔愛之道不失雍熙之軌同上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

廉讓因此名江曰廉讓交州記

集天倫之愛振古莫儔選昭子之友悌和如琴瑟誄鴈行

有序書華萼相光飾詩三荆歡同株樂雙珠出海底俱是

連城珍聰明兩特達餘耀照傍人英聲振名都高價出殊

鄰李太白集桂枝嘗徧折李義山文那知風雨夜復此

對床眠韋應物榮聯花萼詩難和樂音助堦堦酒易醺詩

骨肉之恩手足之愛怕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

行杜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手足一斷無因重連

竒老雖從祖之兄弟甚同氣之天倫白居易祭文綽綽然真令

兄弟劉賓客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

市爭計共聞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

大自恡也因投杖於地相問乃真兄弟也風俗古有兄弟

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然聚

况我而殊哉遂還為雍和周景式帝遊後苑有竹叢密筍

不出外帝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因謂義竹仁

本朝世間誰似老兄弟篤愛不復見疵瑕諫坡更心更心

殊無文理恐一枝心自覺春同粟味尤長集錢希白

推演從兄也惟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

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錢惟演

愧君家好兄弟風流更與晉人并曾參玉秀蘭芳好弟兄

同陳群與孔融論汝穎人物群曰荀文若休若友若仲

當今無對要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單四

姊妹

經房中內賓姑姊妹也禮儀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

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禮記曲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

弗除也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禮記

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母之姊

妹為從母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雅婦稱夫之姊為女公禮記

女弟為女妹雅

史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路之妹也子路早死無後而天

鍾美於是夏姬也左昭晉公子重耳取季隗趙衰妻叔隗

二僖三十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季芊以出涉睢鍾建負之

以從復國王將嫁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

負我矣使妻鍾建以為樂尹左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

累因自抉眼出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曰有能言

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嫫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軼深井里

聶政也妾柰何畏殺身之誅滅賢弟之名乃三大呼天者

遂死於政旁也史李園妹欲進諸楚王春申君納之既而

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公雖兄弟不如

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千歲後將更立兄弟

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以誠

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玉必幸之妾賴之而有男則是君之

子為王也春申君大然之即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

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李園妹為王后通班超妹

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

姊妹

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為超求哀曰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漢和紀慕容垂娶段氏字元妃光祿大夫段儀女婉惠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妾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婦隣人聞笑之後燕王納元妃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晉書王疑之妻謝氏名道韞朗之妹聰明有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顧氏謝玄每以當是字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荅曰謝夫人神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同上石奮家貧有妹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傳老姊垂白西漢杜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徵還謝承書宋山陰公主謂帝曰妾

記百廿五

二

與陛下俱託體先帝劉孝綽三妹並有才學一適徐悱文尤清拔所謂劉二娘也悱卒為祭文辭甚悽愴悱父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南史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療其須姊戒止荅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唐書張巡姊軍中號陸姑張巡傳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洪源唐書一適謝仁祖尚世譜賈彥年六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日日抱彥就籬聽之十歲乃暗誦六經王年拾遺

嫂

經嫂者尊嚴之稱儀禮嫂叔不通問記曲禮嫂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禮記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同上**史**蘇秦窮困歸嫂笑之不為下機及相六國擬王者歸嫂

弟妹 嫂

側目不敢仰視秦曰何前踞而後恭婢伏地謝史記初高

祖微時過其丘婢食婢厭叔陽為羹盡轅釜由是怨婢書

陳平婢疾之或問平食何物而肥婢曰食糠粒耳有叔如

此不如无有譏馬援奉婢不冠不入漢王澄衍季弟也衍

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擔糞澄年十四諫郭郭大怒謂

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

因提其衣裾欲杖之澄懼走得脫晉書謝道韞為王凝之妻

凝之弟猷之弟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猷

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猷之前議客

不能屈晉書列女傳事婢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

顏弘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為位

唐書魏鄭公等傳記阮籍婢嘗還家籍見婢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

我輩設也世說晉謝公曰家婢詞情慷慨致可傳述世說

不使朝士見世說

集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婢喪服必以

替今其敢忘天寶臨之韓祭鄭夫人文互見知恩

子弟

經兄弟之子猶子也記檀

史定陶王於帝子行西漢孔虛言隆洽傾於諸父王莽傳

黃瓊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

議朝堂莫能抗奪通鑑漢兵陸遜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

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通鑑三魏舒

容貌質朴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

客造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王隱顧和摠角

便有清操族叙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與吾宗者必此

子也晉書本傳王羲之深為從伯敦導所器嘗謂羲之曰汝是

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本傳阮裕為謝安問諸子弟

曰子弟何與人事車騎玄荅曰譬如芝蘭欲其生於堦庭

晉本傳謝玄為叔父安所器符堅南伐安舉玄竟敗堅晉書謝

安嘗詣陸納而納殊无供辦其兄子俶密為之具安既至

納所設唯茶果而已納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

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晉書詔求文武良將

謝安以兄子玄應詔却超嘆曰安之明乃能違眾奉親玄

之才足以不負所奉通鑑晉武紀謝朓幼聰慧謝莊器之十歲

能屬文莊游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王景文曰賢子足稱

神童後來復為特達莊曰真吾家千金晉書振少薄行玄

不以子妖齒之通鑑晉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

賞會常共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南史謝安

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珉見而異之曰此兒深

中夙敏可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南史宗炳問兄子愨所志

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

沈休文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

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

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

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

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通鑑王渾與婦共坐見武

子從庭過渾欣然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晉書列女傳劉孺七歲

能屬文叔父瑱常置座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宋書楊濟

幼時庭有奈樹實落群兒爭之惜不動獨坐季父暉大嘆

異謂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於林邊別

子弟

子弟

子弟

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
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
本傳揚愔叔父見愔曰愔將相器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
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任瓌早孤叔父
忠每曰吾子雖多庸保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本傳
傳晉林下諸賢各有雋子籍子渾器重宏曠康子紹清
遠雅正濤子簡練通高絜咸子瞻虛夷有遠心瞻弟孚爽
朗多所遺秀子純悌並淑令有清流戎子萬有大成之風
惟劉伶子無聞凡諸子惟瞻為冠紹簡亦見重當時世
集有韋群玉者在家無子弟之過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
家者韋群玉也韓文

妯娌

記百廿五

五

記介婦請於冢婦則內介婦無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
不敢並命不敢共坐一作不姊姊猶兄弟也並同長婦謂

稚婦為姊婦姊婦為長婦謂姊婦注今或云雅
史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姊左成十一注昆

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姊生男昭二弟之
妻相王渾妻鍾氏字琰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渾弟湛妻

郝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敬重郝不以賤下琰太
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晉書列

后以薛顓妻蕭氏及顓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
女豈可與田舍女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

姻乃止通鑑唐李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妾
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于

其妙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

宗族

經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周禮大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者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平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記文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則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大傳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姓從宗合族屬四世而總服之寢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九百十五

六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禮同君子因睦以合族切記同宗無相賓客之道攷汪世父之黨為宗族雅

宗族稱孝焉語

史翼九宗五正

左隱

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同犬牙相制所

謂盤石之宗也

西漢

宗族盤互嚙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宣

紀察明也當明於支屬項籍臣幸得聯肺腑豈向傳師古
仁恩不離絕也得託肺腑王莽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附着猶言

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通鑑漢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

義已輕服屬疎末紀漢武康沈法興世為郡著姓宗族數

千家唐高祖唐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其故書忍字百餘

以進唐紀

集宗黨鄉外少徐騶紛綸國謀昭晰家聲駱賓王

同姓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唐風君不與同姓同車說坊娶

妻不娶同姓同上同姓從宗合族屬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爾雅雖

百世而昏姻不通也同上族彙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

子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孟

史於諸姬為近左傳二幸得同姓末屬西漢劉初何武為

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

漢李密與唐高祖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通鑑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單五

閨門

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父子兄弟夫婦

婦而家道正易家九二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上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詩楚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家室樂爾妻孥棠棣令妻壽母閨言父母在閨門之

內戲而不嘆說坊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說禮

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仲尼

子父詔其子兄教其弟莊盜

史姑慈婦聽夫和妻柔禮也左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

福也說繫石奮子孫為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子孫在側

雖宴必冠衾本張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

者本傳鄧訓於閨門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

接以溫色陳橋傳司馬防諸子雖冠成人不

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

子之間肅如也魏志仇香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

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通鑑漢

世閨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家有貧富百口怡怡

豐儉同之宋紀代宗曰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

之言何足聽也唐何曾閨門整肅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

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一歲不過再三書庾亮動

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上楊道一家之內男女百口

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

聖明

祖昆季當世莫逮焉本史元暉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

也唐書本傳博陵崔倕總麻三世同舉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

倕為首生六子一登宰輔五任大僚其昆仲自始仕至貴

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聞之嘆曰崔鄴家門孝友可

為士族師矣韓外傳

傳記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婦不和

家至大凶說苑

集凡人家中門事外人不可周知辨子嚴父詔婦順夫指韓

羅碑

寵嬖

經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詩碩

子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列

記百升六

揚朱篇

史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左傳紂愛妲己

妲己之言是從史商秦囚孟嘗君使人抵秦幸姐求解獻

狐白棗幸姐為言昭王釋孟嘗君本傳楚懷王聽鄭袖之言

釋去張儀屈原傳為平陽主謳西漢武寵之穎房燕石

崇有婢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不得秀怒勸趙王倫誅崇

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

投于樓下而死晉書更衣入侍唐武后文喬知之有美妾曰

碧玉知之為之不昏通鑑梁故將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

號花見羞五代史**傳記**張天錫疾美人閻姐薛姐皆自殺媚國色並有殊寵

天錫每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為

人妻皆曰尊君不諱妾請效死於前洒掃於地下無他志

龍立文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巨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温平蜀以李勢妹

為妾甚有寵嘗著別室後主聞與數十婢拔刃襲之值李

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

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神色

閑正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刃前抱之曰我見汝亦憐何况

老奴遂善遇之謝石季倫有愛婢曰翔風妙年別五聲能

觀金色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疾之崇乃退翔風為房老遺拾

詩寧王有樂妓寵姐姐一作美色善歌客莫見李太白曰王

何吝此女示於眾乃設七寶花障召寵姐歌於障後白曰

雖不許見面聞其聲亦幸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石季倫所愛婢

數十人季倫嘗屑沈水香如塵末布象床上所愛者踐之

無跡則賜真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

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王季子年拾遺記唐申王

北百卅三

每冬月苦寒令宮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天寶拾遺元載納薛

瑤英為姐以金絲帳却塵褥麈之以紅綃衣衣之古今詩話元

載寵姐薛瑤英能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

波移光飛燕綠珠不能過也合李太尉為上姐謝秋娘撰

望江南樂府雜錄張建封節制武寧納舞妓盼盼燕子樓白樂天

經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裊牡丹花公薨盼盼不他適

多以詩代問答有詩三百首名燕子樓集乃和白詩云自

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

泉臺不去隨麗情集泰娘韋尚書家主謳者又張好好以

善歌為沈述師著作以雙鬟納之並同韓退之二妾一曰

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柳枝後踰垣走專寵絳桃矣語

潘杭嬖於美妾解愁姓趙母夢海棠花藥而生外史

集如姐寢卧內中山王妾歌侍者盡媚巾幘鮮明選南賦秀色燃

紅黛嬌香發綺羅鏡前鸞對舞琴裏鳳傳歌妬寵傾新意

街恩奈老何張說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李義山

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居易宴專席寢專房陳鴻長薦枕青

春從春遊夜專夜白居易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白居易侍婢

娥艷劉長卿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白居易侍婢

艷傾城謝此婢嬌燒惱殺人疑脂為膏翡翠裙盧仝曲眉

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

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韓文號國夫人承

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翻嫌脂粉澹顏色淡掃蛾眉朝至

尊杜侍女低鬟落翠花杜牧嬪嬙左右如花紅杜

本朝 飲色避新姬歐公愛君小鬟新買得如手未觸新開

花歐公列屋閑蛾眉歐公妾薄命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當三千

此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詩

記百丹六

起山空花自紅捐出不得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百

婢妾

經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詩

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同詩

妾御於君悼公之母注云哀公死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

為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記妻不

在妾御莫敢當夕如特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記

服小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坊

子 臧獲也方言謂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

臧答得謂之獲皆謂奴婢者周禮其奴婢男泉丘人有女

奔僖子僖子使助遠氏之造注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故

夜雨鳴寒蛩后山

十若以妾為大人則固無其禮也左疏二蘇秦曰聞客有

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吾

已作藥酒待之矣夫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

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佯

僵而棄酒主父怒笞之妾一僵則覆酒上存主父下安主

母史本充下陳李斯願為箕箒妾西漢張蒼妾百數嘗孕

者不復幸 妾不敢以燕婧見李夫為傳婢所毒王古傳

凡言傳婢者謂傳相賤婢不可以為主 帝賜張志和奴

婢各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樵青新唐書 女

集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之寵怕越婢脂肉滑元稹女

使護衣李義一婢赤脚老無齒韓 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世周

浚過汝南李氏有女絡秀因求為妾上漢尚書郎入直給

女侍使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通桓玄妾當

產畏風應須帳栢曰不須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類

潞州節度使薛嵩有青衣曰紅錦嵩遣掌箋表號內記室

甘澤謠見 小名錄 本朝 小婢立我前赤脚兩髻歐真是青視兩髻常

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坡自遣赤脚沽村釀詞

僕從

經我僕痛矣詩卷僕夫况瘁軾徒御不驚車趨走給招呼

周禮宰夫 八職注 子貢曰冉雍仲使其臣如借家

史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左傳二使訓群馬

婢妾

記百廿六

五

知禮左皂隸輿臺 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負羈絏

以從扞牧圉並上 斯役甚養公羊傳注云析薪為斯炊息為養 高漸離為

人庸保匿作史荆軻傳 呂不韋家僮萬人本傳西漢衛青傳師

張耳陳餘其斯役莫非天下英傑本傳 人之奴得無笞罵

足矣傳青 奴虜使之西漢項 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

使之貨殖傳刀間 愛幸監奴霍光傳師古曰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蒼頭盧兒

艱宣 蒼頭東漢彭 諸史有長史乃帳下吏魏志 祖述有胡奴

曰王安述甚愛之及約之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

乎乃往就市觀刑述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

變服為沙門通鑑晉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

自鬻以辦喪事唐元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餘年笞楚嚴

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愛其才也唐書 帝賜張志和奴婢各

一志和配以為夫婦號漁童樵青唐本

傳

傳記 晏子曰臣非厨養之臣苑說 咸陽郭氏一蒼頭曰捧劍

每遭鞭捶一日忽題詩曰青鳥銜蒲萄飛上金井欄美人

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其主遂稍容之五王云溪人范據

集 太史公牛馬走任司馬遷報 鷹犬之才爪牙可任陳琳

內無應門五尺之僮李伯表 掃除之隸晉書 一奴長鬚不裹頭

韓 地上蟣虱臣盧全月 趨廨走養皮日休

本朝 更煩赤脚長鬚老東坡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單六

僕從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單七
人倫部之六

外氏

經為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儀禮喪服母之考為外

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雅

史王符無外家東漢本傳荀勗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

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晉書魏舒少為舅氏審氏

所養營宅相者云當出貴甥魏舒尚幼自言曰當為外氏

成此宅相晉書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以為似外祖袁粲

謂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南史本傳溫造

曰臣外五世祖李靖唐本傳揚於陵生子名嗣復韓滉撫其

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關復傳其外祖也

唐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白傳集劉總外魏舒少孤長

於審氏周翼無託養在邵家白傳扶牀小女君先識應此災

此似外翁元微之集於僕為外諸翁同上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

揚乎人言柳文內沐外族之休光同上邵公不易勝莫着外

家欺王建集

本朝外氏清貧類要外家英俊後山詩幼

母黨

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

同變總記擯

史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言母多妾媵而

韋縉奏喪服舅絲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

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踈恩絕不相為服舅母則承外族不如同舉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通鑑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教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唐紀

外孫

經女子之子為外孫 尔雅

史楊惲司馬遷女子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

西漢本傳司馬遷死外孫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本傳諸葛亮誠外

甥曰丈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弃疑滯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

記百舟七

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

於下流矣 梁王筠清潔好學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

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

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傳記樊重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

東晉訟僕記

集爾為外曾孫個儻汗血駒杜中郎際餘慶鍾羊祐邑之

傳集白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集累累外孫有攜有

嬰扶牀坐膝嬉戲驩爭韓文

本朝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少從他愛梨

栗長成須讀五車書臨川贈外孫

舅甥

涇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

涇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詩涇陽注母不在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木伐母之舅弟為舅母之從父舅弟為

從舅猘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上

陳厲公蔡出也左莊二十二年申侯申出也僖子犯以

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

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康公我之自出成十鄭甥可襄十得備彌甥也左哀

二注彌遠也父之公納夏戊之女為夫人其弟期太叔疾

之從孫甥也哀二十五在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同列汲黯字長孺司馬安是

其姊子與黯同為太子洗馬諛霍去病衛青姊子也書荀

舅父財早亡舅依于舅氏嵒疑夙成十餘歲能屬文從外

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

政晉王濟衛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

在側覺我形穢衛玠王獻之兄弟自超邈未亡見惜邈嘗

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惜怠殺而候之本傳

殷浩廢為庶人徙于東陽浩甥韓伯浩素愛賞之隨至徙

所經歲還都浩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本傳王忱

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

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傳何無忌少有大事皆參議之同桓元

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皆參議之同桓元

曰何無忌酷似其舅通鑑晉紀舅韋縮奏舅小功五月堂

舅加至祖免唐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

多闕重子絢表湛之甥也嘗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

便是兩世無涇陽情絢有愧色南史表陳江揔七歲而孤

舅甥

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必知名 李靖舅韓擒虎每與靖論兵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傳王涯居翰林其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坐

貶同

傳記 晉李繪神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三月

此館之興情鍾舅氏宜以渭陽為名 世說

集 賢甥俊彩酷似其舅 陳子昂傳 我異劉牢不減其舅 李義山 劉

牢出外甥 杜 審氏舅甥俱寂寞 王建

本朝 仍以安石之甥復見劉牢之舅 臨川

從母

經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 舉總 記檀弓 從母之男子為從母舅舅其女子為從母姊妹

爾雅

記百廿七

四

生

史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蔣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 姨子也 左襄二十二年 姪穆姜姨母 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 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 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多 不受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 通鑑 齊 韋縮奏姨小功五 月堂姨加至祖免 同上唐

姨

經 邢侯之姨 詩碩 妻之姊妹同出為姨 爾雅

史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 左莊

傳記 謝阿蠻善舞上就按於清元殿寧王吹笛上搗鼓妃

從母 姨

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阿瞞樂籍今日幸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楊妃外傳

婚姻

經男女及時也詩標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何彼自納采至

請期用昕親迎用昏葉箋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

所以附遠厚別也特記郊昏禮不貲人之序也序代也昏禮不

用樂幽陰之義也同上大昏萬世之序也禮公國君娶夫人

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經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

使人弔問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期昏義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雅婦婿之父母相謂為婚

姻同上婚禮用昏故經典多止作昏字記昏

子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眡譜任薛出黃帝王

帝書又史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左威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六威

年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莊二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傳二如舊昏媾敝無存曰必娶高

國左求昏而薦女昭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哀禮有納采

女之德性也其禮用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有納徵

為贊者取有告期告迎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穀梁有納徵

幣以成婚有告期告迎四者備而後娶禮也穀梁有納徵

姻者居室之大倫史儒林傳又見大將軍鳳連昏西漢王

厚曰連昏者婿家之姻親也太后欲為重親孝惠張有葭莩之故王莽

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

明而民夭死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西漢王吉

傳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

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晉書本傳王珣娶謝萬女弟珉

娶謝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謝琰侯景請娶於王

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通鑑梁高祖衰世

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婚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

唐太宗紀山東士人尚閥閥後雖衰猶負世望嫁必多取貲故

人謂之賣昏唐書高士廉傳鄭崇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西

本傳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

傳記温嶠喪婦從姑劉氏家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

記百丹七

六

覓婚公報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婚身名宦盡不減嶠

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

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世說子孫娶妻嫁女必

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大戴禮比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

許陽公字雍伯試求焉徐氏曰能得白璧一双來當聽為婚

雍伯得五双白璧徐氏遂以女妻之搜神記齊有一女二家

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左袒欲西家則右袒其

女兩袒父母問其故對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

而醜西家貧而美也風俗通漢武為膠東王年七歲長主抱

膝上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長主指其女曰阿嬌好不曰

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定

婚焉漢武故事

集子當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

婚姻

虞翻與弟書 潘楊之穆有自來矣文選潘安仁 孟光儻未嫁梁

鴻正頂婦王無功云 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生者不遠別

嫁娶先近鄰白樂天詩徐州有 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

謝不同牛女夜是配鳳凰年賈浪 橋成烏鵲夜臺起鳳凰

年沈雲 其女子聞教訓有幽間之德為公擇婦宜莫如盧

氏韓文扶風 薦女請婚韓文集

本朝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袁宗臨川

跋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賦尺書同不將門

戶賣桂盧坡詩

記纂淵海卷第百單八

